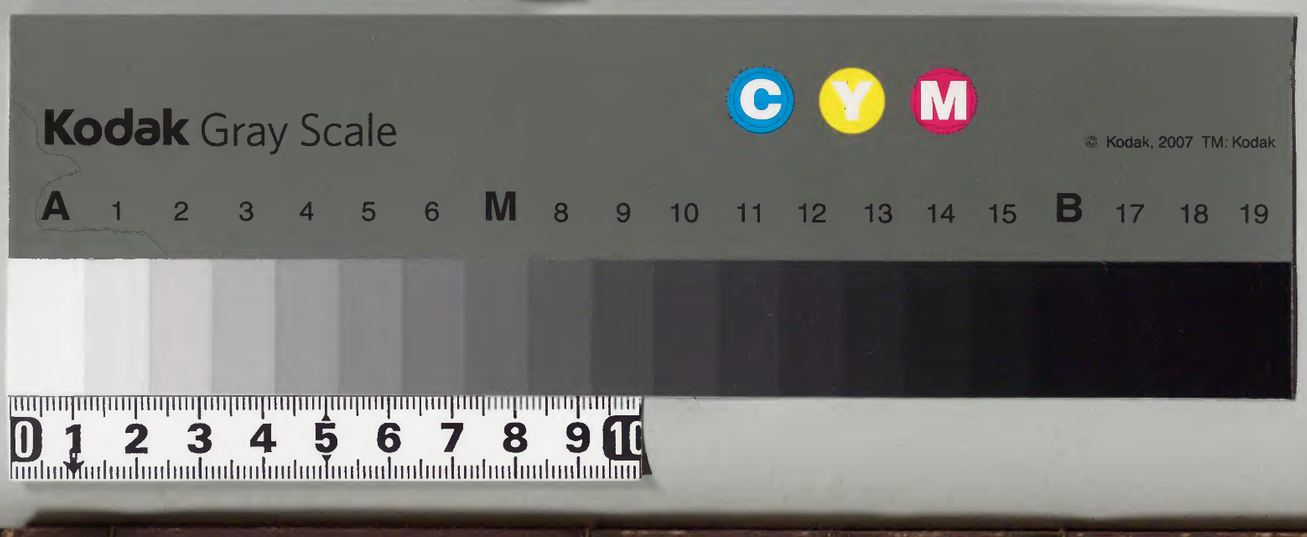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040
冊數 4 (1)
函號 299 106

内閣文庫
函号 二十六
冊数
類號
請求番号

歴代宮中儀式典例
儀制部通攷
前編

重刻學蔀通辯叙

朱陸異同之辯。祖分左右者。數百年於茲矣。左レ朱右レ陸。左レ陸右レ朱。二者若レ不レ相下。至レ近來言理諸家。同聲

章文庫

附和。竟謂朱不異陸。陸不異朱。調停回護。幾莫窮其首尾。從未有以禪學斥陸氏者。嗚呼。援儒入墨。推墨入儒。似是而非。賢者不免。

若不究極根底。考辯始終。將使得伊洛之眞傳者。與頓悟良知之說。並傳流于天壤。而莫知適從。不幾異端克斥而爲孔孟罪人耶。

此清瀾陳子學蔀通辯之所由作也。採二輯群書一編二次年月一。俾下學者曉然知二陸之爲レ禪。朱之爲二正學一。而紛紛聚訟者始定。其有功二于世上一道人心一不レ淺矣。余生也晩。不レ獲下從二先生一遊上讀二其書一想二見其爲レ人。心竊嚮二往之一緣未レ能二家戸一而戸祝也。敬復

其板籍灰燼。好レ學深思者。

授梓以自附于內黃黃子之後。至其學問源流。聖賢底蘊。則涇陽公有我無我之論。固直探其本。小子何多贅焉。

豈

康熙十七年歲在戊午皐月吉旦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甫敬題于滎陽公署

刻學部通辯序

東粤清瀾陳先生嘗爲書以著朱陸之辯。而曰。此非所以拔本塞源也。於是乎搜及佛學。而又曰。此非所以端本澄源也。於是乎特揭吾儒之正學終焉。總而名之曰學部通辯。大指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所獨見。後先千萬餘言。其憂深。其慮遠。肫懇迫切。如拯溺救焚。聲色俱變。至爲之狂奔疾呼。有不自知其然者。內黃畯嶺黃公受之先生。奉爲世寶。十襲而授厥嗣直指雲皴公。雲皴公顧諟庭訓。憮惋時趨。謂玨胎令禮庭吳侯。嘗讀書白鹿洞。出示

之。侯慨然請任剞劂之役。而其邑人慕崗馮子爲問序於不佞。先是高安密所朱公從吾邑高存之。得朱子語類屬其裔孫諸生崇沐校梓。且次第行其全集與小學近思錄諸編。及聞是役也。崇沐復欣然樂佐厥成。相望數百里間。一時聲氣應合。俯仰山川。陡覺神旺。不佞憲作而嘆曰。美哉諸君子之注意于正學也。有如是哉。其不謀而契也。吾道其將興乎。何幸身親見之也。已伏而思曰。朱陸之辯。凡幾變矣。而莫之定也。由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禪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于人也。最粘膩而莫解。是無形之蔀也。其爲病在裏。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蔀也。其爲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裏。難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已過。悔艾刻責。時見乎辭。曾

不一少怨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洩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常自見其是。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非。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知歟。昔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賊之。乃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彼其意寧不謂是向上第一義。而竟以佞見訶也。其故可知已。是故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岐德性問學爲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辯朱陸者。不須辯其孰爲支離。不須辯其孰爲禪。辯其孰爲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蔀。非他小小牴牾而已也者。而通辯偶未之及。敢爲吳侯誦之。惟慕崗子進而裁焉。且

以就正于雲峧公。不審與峧嶺公授受之指。有當萬分一否也。

眚

萬曆乙巳十二月之朔無錫顧憲成謹序

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蔀障。近世學者所以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辯者。以異說重爲之蔀障。而其底裏是非之實不白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學近似。惑人。其爲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眞。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蔀熾矣。幸而朱子生同于時。深察其弊。而終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種造爲早晚之說。遁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

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于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既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顚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爲蔀益以甚矣。語曰。一指蔽目。太山弗見。由佛學至今。三重蔀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辯也。建爲此懼。廼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通辯。專明一實。以抉三蔀。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區區淺陋。豈敢自謂摧陷廓清。斷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而朱陸儒佛之辯。庶幾由此無蔀障混淆之患。禪佛之似。庶乎不亂孔孟之眞。未必不爲明學術之一助云。其卷目小序。繫列于左。

嘉靖戊申孟夏初吉。東莞陳建書于清瀾草堂。

前編

上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獘而攻之力也。

下卷所載著朱陸晚年氷炭之甚而象山既歿之後
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後編
上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
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爲勘破禪陸根本
中卷所載著陸學下手工夫在于遺物遺事屏思黜
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
下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顚倒錯亂顚狂失心之徵其
禪病尤昭然也

續編
上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眞能溺高
明之士文飾欺誑爲害吾道之深也
中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溺於老佛近世陷
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下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于老佛其
失尤深而尤著也
終編
上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辯而吾儒所以

異于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端之歸也。此正學之塗轍也。

下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辯之意云。

學蔀通辯提綱

一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汸氏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于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由萌也。程篁墩因之。廼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若氷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于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

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
車之卷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顚倒早晩。以彌縫陸學。
而不顧矯誣朱子誤後學之深。故今前編編年以
辯。而二家早晩之實。近世顚倒之弊。舉昭然矣。
一自老莊以來。異學宗旨。專是養神。漢書謂佛氏所貴
修鍊精神。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
得一箇精神。此言實學術正異之綱要。陸象山講學。
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具載語錄。可考。其假老佛之
似。以亂孔孟之眞。根柢在此。而近世學者未之察也。
故今後編之辯陸續編之辯佛。皆明其作弄精神。所
以異于吾儒之學。至終編則明吾儒之理學。異于異
學之養神。蓋此書樞要只此云。
一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
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
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
者交修竝盡。此朱子之定論也。觀于後編終編可考
矣。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
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惑者乃單指專言涵養者爲

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辯。

一此書本散採諸書。今繩以屬辭比事引伸觸類之法。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句句理會。其言自相發明。

一此書多剪繁蕪。而撮樞要。不敢泛錄以厭觀覽。

一採據諸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年譜。象山文集。象山語錄。象山年譜。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六子書。四書大全。文獻通考。事文類聚。傳燈錄。大慧語錄。

宋泉書 崇正辯。宋建安胡寅著 慈湖遺書。宋慈湖楊簡著 鶴林玉露。宋廬陵羅大經著 草木子。元括蒼葉子奇著 居業錄。明餘干胡居仁敬齋著 白沙集。新會陳獻章著 荷亭辯論。東陽盧格著 篁墩文集 道一編。並休寧程敏政著 陽明文錄。傳習錄。並餘姚王守仁著 象山學辯。南海霍韜渭厓著 困知記。泰和羅欽順整菴著。其摘引單言者。書目不列。止見本文。謹按朱子未出以前。天下學者有儒佛異同之辯。朱子既沒之後。又轉爲朱陸異同之辯。此聖學顯晦所由繫。世道升降之大幾也。蓋自周衰降爲戰國。天下雖有異端如楊墨申韓之屬。非一。然其爲說尚淺。未足以深惑乎人也。迨至東漢。而佛學入中國。至南北朝而達摩西來傳禪。其明心見性之論。始足以陷溺高明之士。

其本來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發之眞矣。嗚呼。禪佛之近似。已足以惑人。而況重以象山之改頭換面。假儒書以彌縫佛學。爲說益精益巧乎。又況重以篁墩諸人。又顚倒早晩。假朱子以彌縫象山。爲謀益工益密乎。常觀程子闢佛氏曰。邪誕妖異之說。塗生民之耳目。塗言蔀也。朱子排陸氏曰。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言益蔀也。孰意近年又爲道一編諸書所塗。成三重蔀耶。建無似。寃心十年。著成此辯。亟十萬言。其大要明正學。不使爲禪學之所亂。尊朱子。不使爲後人之所誣。撤豐蔀。不使塗後學之耳目而已。君子其尚虛心而熟察之哉。

學部通辯前編卷上

東莞陳建著　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重校

此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甲寅。子朱子生。朱子年譜

己未。高宗紹興九年。二月乙亥。象山陸子生。象山年譜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陸子十三歲。陸子生頴異。幼嘗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十餘歲。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

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原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者也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象山年譜

按陸子宇宙宇義之悟正禪家頓悟之機然其言引而不發學者卒然難於識破必合後編所載作弄精神一路觀之然後其禪昭然矣蓋此編專明朱陸早晚至後

編方究極象山禪蘊也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赴任同安主簿始受學于延平李先生之門年譜云初朱子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云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朱子語類云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

朱子早年之學。大畧如此。後十年。延平先生方卒。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歲。作存齋記云。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于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朱子文集

按此記爲同安學者許順之作。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個心。全與禪陸合。

戊子。孝宗乾道四年。朱子三十九歲。答何叔京書云。熹奉親遣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

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朱子文集

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爲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採爲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遣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相識。若之何得爲晚合。得爲晚年定論。邪。其顚倒誣誑。莫斯爲甚。

朱子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徵。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朱子文集

按賑饑事。攷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尚有二書。又皆在此二書之前。皆祝孺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見朱子作叔京墓誌

陽明何得槩指爲晚年哉。

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册言語無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言。而篤敬陽明矯取以彌縫陸學。印證已說也。朱子嘗謂。李伯諫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今觀道一定論二編。大抵以陸氏爲主。而於朱子之說近于陸者取之。而顚倒早晚。不顧也。學者察此。禪蔀大畧可覩矣。

庚寅。乾道六年。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于視聽言動之際。庶幾銖積絫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册言語無交涉。其馳心空妙可見。據朱子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當不啻年垂四十。而此書當在此年以後矣。下三書皆相發。

又按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言二三年前則正是四十歲前而近年看得分曉則正是四十以後尤可徵也

朱子荅許順之書云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于下只于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

來之作來多

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册言語全無交涉此正過高之病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也

朱子荅汪尚書書云熹于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

朱上有並字

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朱子文集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朱子語類

此書與此語相表裏。遂明說師釋扣僧來歷。朱子爲人光明。不少隱諱。如此病翁即劉屏山子翬也。

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務求心。而謂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

故致捐書絕學而苦覓心也。嗚呼。禪學近似亂眞。能墮溺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象山又何怪焉。但朱子中年能覺其非而亟反之。象山則終身守其說而不變。此朱陸所以爲早同而晩異耳。好事者乃欲移朱子之早年以爲晩。是誣朱子終身爲禪而不反也。不亦悖哉。

安心覓心。出傳燈錄。二祖謂達摩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按象山與鄧文範書云。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王陽明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皆本傳燈錄。羅整菴困知記云。近時以道學鳴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整菴此言實彈文公案。切中其病矣。

按程篁墩道一編。謂朱子晩年深悔其支離之失。而有味于陸子之言。王陽明定論序謂。朱子晩歲。大悟舊說

安下有其言三字

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此等議論。皆是矯假推援。陰謀取勝。皆是借朱子之言以形朱子平日之非。以著象山之是。以顯後學之當從。陽雖取朱子之言。而實則主象山之說也。陽若取朱子。而實抑朱子也。其意蓋以朱子初年不悟而疑象山。晚年乃悔而從象山。則朱子不如象山明也。則後學不可不早從象山明也。此其爲謀甚工。爲說甚巧。一則卽朱子以攻朱子。一則借朱子以譽象山。一則挾朱子以令後學也。正朱子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悟不覺悟以入於禪(甲)也。嗚呼。敝也久矣。象山以改頭換面之術。蔀障天下。已數百年矣。篁墩輩(下)以顚倒早晚之術。蔀障天下。又數十年矣。今欲一旦辯而明之。誠不自量。姑盡吾心焉耳。韓子曰。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蘇子曰。我知之不以告人。其名曰棄天。愚雖不肖。敢不惟不仁不信棄天之懼乎。

學蔀通辨前編卷上 終

子下有中年二字

無而字

學部通辯前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甲午孝宗淳熙元年朱子四十五歲陸子三十六歲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辯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而因獻所疑也然恐其說方行亦

未必肯聽。此先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朱子文集

此二書。猶未會象山時所答。

乙未。淳熙二年。朱子四十六歲。陸子三十七歲。

五月。呂伯恭約陸子及兄子壽。會朱子於鵝湖。論學不合。

各賦一詩見志。陸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辯只今。朱子續和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窽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朱陸年譜

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是以子壽後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許。而於子靜。日益氷炭云。子壽名九齡

十二月。朱子答張敬夫書云。熹於文字之間。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

上作下

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爲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眞是意味深長也。王陽明採入定論止此。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畧修一遍。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稿。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于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朱子文集

王陽明節錄此書。入晚年定論。其欺弊有三。此書在既會象山之後。論孟集註未成之時。何得爲晚。其欺弊一也。刪去學庸緣此修過以下者。蓋定論序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思改正而未及故于此刪去修過之由。以彌縫其說也。謾人以爲未及改也。其欺弊二也。亦刪去子壽兄弟以下者。以譏陸之故而特爲諱避也。考定論一編。凡譏及陸學處皆刪去。惟一二稍稱陸學處則不刪。

無爲字

訓詁下有玩索經文訓詁六字

眞作直

學喜退菴

其欺弊三也。只看陽明錄此一書。便有許多弊。篁墩陽明專挾朱子手書。驅率後學。致後學亦以爲彼據朱子手書不疑也。此權詐陰謀。不合用之于講學。

又按。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朱子文集

按文集此書全文。乃有爲之言。因人而發者。道一編乃節錄以證朱陸晚同。王陽明因取爲晚年定論。亦是謾人。全書云。向來疾證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至何益于吾事耶。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其全書首尾如此。蓋爲子約耽書成病而發。而因戒其讀史之癖耳。非以讀聖賢之書爲無

益也。今篁墩陽明刪去首尾。欲使學者不知其爲有爲之言。而槩以讀書爲無益者。不亦誣哉。朱子答汪尚書。謂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本不與克己同塗。竝轍。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已援。道一定論二編之獘。大率類此。故類著之。

丁酉。淳熙四年。朱子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成。朱子年譜云。此書雖成于是年。其後刪改日益精密。至學庸章句。則成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矣。行狀亦云。先生著述雖多。于語孟大學中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焉。茲言尤明白可按。王陽明固不可詆爲早歲所著之書。傳習錄爲中年未定之說。定論序

欲盡廢之而行已說矣。

或曰。陽明作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集註諸書。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陽明所據信然耶。曰。此陽明捕風捉影誣前誑後之深也。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卽朱子早年答何叔京書語也。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語也。朱子續文集答黃直卿有

向來定本之誤之語。陽明編置定論首篇。爲序文張本。然此語非爲著書發也。按答黃直卿書云。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廸。難得長進。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詳此書蓋論教人之事。說教人定本。文意甚明。朱子嘗云。聖人教人有定本。又下文謂教人須先立定本。正同此。陽明何得矯假以爲悔集註諸書之證也哉。又按朱子正文集亦載此書。但此句止云此是向來差誤。無定本二字。其非爲著述

尤明。陽明編定論。不採正集而採續集。亦乖。

近日常州秦尚書作廖太宰中庸管窺序。謂嘗聞朱子晚年頗病章句支離。自謂向來定本之誤。方欲改而未及。其見諸黃直卿張敬夫問答等書可考也。愚按。近日士大夫不知陽明之欺。遂遽信以實然而疑朱子者。類如此。近時學者。意見與朱子不合者。必詆爲早年之說未定之論。其徧皆作于此。此蔀不辯。誣前惑後之禍。不知何時而已。愚爲此究心痛辯。爲考亭訟冤。

庚子。淳熙七年。朱子五十一歲。是歲陸子壽卒。象山年譜

按朱子先答林擇之書有陸子壽兄弟近日却肯向講學上理會之語王陽明採爲晚年定論朱子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道一編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其獎不獨以早爲晚尤假子壽以遮蓋象山也蔀

辛丑淳熙八年朱子五十二歲陸子四十三歲

二月陸子訪朱子于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請升講席陸子爲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辯朱子請書于簡自爲之跋稱其發

明懇到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云朱陸年譜

呂伯恭與朱子帖云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

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是着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

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
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朱子文集

按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譏其禪會。疑
信相半如此。按朱子又嘗答呂伯恭。謂子靜依舊遮前
掩後。巧爲辭說。此語尤深中其病云。

癸卯。淳熙十年。朱子五十四歲。陸子四十五歲。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
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
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

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
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
蓋不肯放下。而其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
爲已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
墮一邊耳。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年譜。去年秋除國子監正。是年冬遷敕令所刪
定官。據此書在辯無極前五年。正是中年疑信相半未
定之際。後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編乃指
此書爲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輔車相倚。誤矣。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頴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于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于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朱子文集

前書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云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

雜于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
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
究之。以歸于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
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
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不滿。朱子文集
朱子因門人競辯之過。故作此書以解之。平日自任之
云蓋如象山之意。而言猶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說也。或
乃指此爲朱子晚年尊陸之証。誤矣。
乙巳淳熙十二年。朱子五十六歲。陸子四十七歲。

朱子貽陸子書云。奏篇乖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圓意
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
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着。恐是葱嶺帶來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去年冬上輪對五劄。因錄寄朱子。而朱子
答之。亦疑信相半。如此葱嶺在西域。
朱子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
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
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
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

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朱子文集

建昌指象山門人傅子淵。蓋子淵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稱者。而亦朱子所深闢者。二家氷炭。自此始矣。

丙午淳熙十三年。朱子五十七歲。陸子四十八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

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日相見復有異同否耳。未子文集

按象山是年冬始奉祠還家。此時猶在朝。而嘗有丐外之請也。象山年譜載是書於是年。信矣。子淵偏處甚害事。卽前與劉子澄書所稱是也。

按道一編採此書爲朱陸晚同。又自注云。或疑書尾尚持異同之說。然觀朱子於此既自以支離爲病。而陸子

與傅子淵書亦復以過高爲憂則二先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矣竊按此書乃朱陸異同之始後此方氷炭日深二家譜集班班可考篁墩何得爲此捕風捉影空虛億度牽合欺人也趙東山論朱陸亦云使其合併于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朱子後來德盛仁熟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爲何如也即同此一種見識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

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獘奈何近世咸加據信而莫能察也惜哉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其罪甚于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使遇君子當如何議罪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深慰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

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亮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朱子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朱子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

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故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朱子文集

按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正與前答陸子所謂子淵去冬相見。與劉子澄所謂建昌說得動地語同。答劉公度趙幾道書。語意皆同。二家氷炭。實始于此。所謂未盡見底蘊。未免私嗜唯阿。如前答項平父書是也。

厭繳紛競辯。容忍不能極論。如答諸葛誠之書是也。冷淡生活。觀後編所載象山此道甚淡等語可見。

通按。朱子于象山。自甲辰乙巳歲以前。每去短集長。時稱其善。疑信相半。自丙午丁未歲以後。則於象山鮮復稱其善。而專斥其非。絕口不復爲集長之說。其先後亡奪。分明兩截。此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也。至此答程正思諸書。則其早同晚異之故也。蓋朱子初年因嘗參究禪學。與象山所見亦同。以故私嗜唯阿。時稱其善也。迨中年以後。朱子見道益親。始大悟禪學近理亂眞之非。晚

年益覺象山改換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說破。顯然攻之矣。此朱陸始同終異之關要。愚故表而出之。

通按。朱子年十五六時。已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十餘年。而後始覺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時。方識象山。疑信相半者亦十餘年。而後深覺其弊。嗚呼。甚矣。此學之能蔀惑高明。而難于辯察也。而況後世之士乎。朱子於禪學。謂其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謂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於陸氏謂被渠說得遮前掩後。謂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嗚呼。甚矣。此學之蔀惑高明。而難

于舍棄也。而況後世之士乎。向非朱子克示厥壽。則終爲所蔀惑。而其爲非爲弊。誰則明之。朱子嘗謂某講學。幸而天假之年。又謂呂與叔惜乎壽不永。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觀此信矣。

通按。朱子之學。有二關焉。有三節焉。有三實焉。上卷答薛士龍諸書。爲朱子逃禪返正關。此卷答程正思諸書。爲朱陸始同終異關。此二關也。朱子早年馳心于禪學。中年私嗜于象山。晚年併排禪陸。而一意正學。此編三卷乃三節也。後三編則朱子晚年排禪排陸。明正學之實。此三實也。學者察此二關三節三實。無豐蔀之患矣。

學部通辯前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朱陸晚年氷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丁未。淳熙十四年。朱子五十八歲。陸子四十九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稅駕已久。諸況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大爲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

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自去年冬得旨奉祠還家。學者輳集。故此書有稅駕已久學徒四來之云也。此朱子晚年攻陸切要之言。道一編乃列爲早年氷炭差矣。

戊申。淳熙十五年。朱子五十九歲。陸子五十歲

正月。陸子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畧云。公英特邁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于氷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奬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煒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斷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當分之矣。公以蓋世之英。絶俗之操。山

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郡侯錢公慨然撤而新之以時祠焉余窃所敬歎象山文集年譜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横流矣朱子文集

按象山文集年譜載荆公祠記俱明言淳熙戊申道一編乃指爲初年氷炭顛倒早晚矣嗚呼早年者以爲晚歲晚歲者又以爲早年誰料篁墩著書從頭徹尾顛倒欺誑稱荆舒者王安石先封荆國公後追封舒王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象山文集

按王安石爲相首變法度引用兇邪實一人可以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邦者遂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於左衽之禍安石階之也言之痛心纖人乃爲立祠象山又從而爲之記盛稱其美重爲諱墓之辭

分過于人。曲爲庇鄉人之計。朱子譏其昏昧偏私。誠切中其病矣。乃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將誰欺乎。

是年。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爲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者云。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郤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郤通疏。象山年譜

陸子嘗謂人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象山行狀

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象山語類

按象山論人如此。其得失明矣。究象山志趣。專尚曾點。

凡其胸襟高灑。不拘小節。類于點者。卽以爲通疏而取之。至於文理密察。矜于細行。與點不類者。卽以爲蔽錮而不之取。故夫深詆伊川。而推譽李白輩。以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郤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朱子語類

象山詆伊川。猶陽明詆朱子。大率儒禪不相合也。

曾祖道曰。頃年常見陸象山。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

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

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語類

按語類此乃象山没後祖道追述之語以類附此又按象山答曾宅之書謂持敬字乃後來杜撰王陽明亦譏朱子主敬爲綴爲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情識持敬而尚點狂陸學趣見自是一種

朱子答殿陽希遜書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

周下有莊周二字

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老佛也朱子文集

曾點見得大意而行不掩卒終於狂學者如何可學曾點之狂流爲莊周之變遂爲禪學矣

四月陸子與朱子書畧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于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校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此言殆未可忽也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于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象山文集年譜

梭山名九韶。字子美。嘗詆太極圖之非。朱子先已辯之矣。是象山復爲之申其辯。而朱子答之。各有二書。全文各數千言。不能悉錄也。姑撮著其畧如此。

十一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朱子文集年譜

十二月。陸子答朱子書畧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尊兄所謂眞體不傳之秘。及

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象山文集年譜

己酉。淳熙十六年。朱子六十歲。陸子五十一歲。

正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更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況今雖偶然道及。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

在二家未會面之前而咎朱子年譜置鵝湖既會之後爲失其次于是以辯無極諸書列于鵝湖三詩之前定爲首卷謂以著其異同之始早年未定之論篁墩一何誣之甚也按象山首書謂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鵝湖云云其叙述先後極爲明白不待別加考證而早晚已曉然于一書之中篁墩列此書於編首而於此豈有不知分明自欺欺人而已然道一編雖欺而人則不知其欺也篁墩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後學無不宗信也於是修徽州志者稱篁墩文學而以能考合朱陸爲稱首矣按閩臺者稱道一編有功於朱陸爲之翻刻以廣傳矣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者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近日縉紳有著學則著講學錄序中庸管窺無非尊陸同朱群然一辭矣至席元山之陽宽錄王陽明之定論則效尤附和又其甚者矣古云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篁墩分明以一人手而掩天下之目矣若今不辯則其誣誤天下後世將何紀極愚讀書至此不勝憤慨爲此究心通辯嗚呼愚之爲此豈朱子在天之靈有以啟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耶

按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篁墩所著原本也。一福州刻者。王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別本節去辯無極七書不載。豈亦已覺其獘而爲之掩匿耶。又按象山年譜刻本。今亦有二。一在漳州。一在撫州。皆近年陽明門人刻。撫本頗多增飾。與漳本小異。併記于此。

陸子與陶贊仲書云。荆公祠堂記與答元晦二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公理常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其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並象山文集

矜悻自高。象山一生氣象。自是如此。

朱子與邵叔誼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

深下有當字

守正當深。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渠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辯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朱子文集

無極之辯。氷炭極於此。

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朱子年譜

年譜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始序之。按二書雖序於是年。然後此尚復修改不輟。大學直至歿。改定誠意章。乃絶筆。傳習錄因論格物之說。與其禪見不合。乃詆爲朱子早歲所著而未及改。矯誣莫甚矣。

傳習錄門人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文公於此反有未審。何也。陽明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不暇及此。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晩年方悔是倒做了。門人曰。晩年之悔。如所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干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

使作復

去切已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按陽明此節。即與定論序文相表裏。無一句一字不顛倒錯亂。誣前誣後。至謂朱子不知先切已自修。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是誣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誣誣。自古講學著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欺誑。昔尹和靖有言。其爲人明辯有才。而使染禪學。何所不至也。嗚呼。可畏哉。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已復禮之說。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已。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已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象山文集）

此書本與答論王文公祠記同爲一書。實出晚年。

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已。不是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絶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

起來。象山一生講學。是用此術。象山文集。篇篇是此樂。

朱子又嘗謂子靜說道理。有個黑腰子。常是兩頭明。中間暗。即此也。此象山遮掩禪機。被朱子晚年看破。杲老

宋大慧禪師宗杲也。

壬子。光宗紹熙三年。朱子六十三歲。陸子五十四歲。

正月。陸子知荊門軍。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講義云。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象山年譜

按講義全文。凡千餘言。因辯皇極二字而止。錄此。

朱子曰。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

錄作類

胡達材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朱子曰。這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時只緣是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杲却曉得禪。所以被杲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他說得。並朱子語錄

朱子謂他說到那險處。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

至上有者字

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朱子語類

朱子皇極辯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皇建其有極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朱子文集

按漢儒以來。皆以大中訓皇極。朱子始一正之。發明精切。有功前聖。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當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然。乃曰纔涉思惟。便不親切。又曰。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狥彼自欺之浮說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且將大學中庸論孟近思等書。子細玩味。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朱子文集

自欺浮說爲人所誑等語。皆是指象山。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于此自不

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畧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于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仔細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誑嚇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朱子文集

拔項平父與胡季隨皆嘗惑于象山者故二書皆謂爲人誑惑虛度光陰也范甯議王弼考之通鑑謂其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遺風餘俗至今爲患其罪深于桀紂朱子引此其闢象山深矣

朱子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

朱子因與萬正淳論集義云。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今陸氏只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是乃告子之說。並朱子語類

自卷首至此。皆二家氷炭之言。首荊公祠記之辯。次伊川人品之辯。次曾點舞雩之辯。次濂溪無極之辯。次顏子克已之辯。次皇極講義之辯。次孟子義外之辯。凡此數辯。皆所謂直戞說破。顯然攻之者也。

按陸子嘗云。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能添一些。觀此言。則朱子與萬正淳之所論者信矣。眞一告子也。其視聖賢之好問好察若無若虛氣象。何啻天淵。

十二月。陸子卒於荊門軍。朱子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象山年譜　朱子語類

按陸子壽之卒。朱子痛惜之爲文以祭。象山則無。按朱子嘗答葉味道書云。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

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既祔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于卒哭而祔之後。撤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撤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荊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按象山年譜。淳熙四年丁繼母鄧氏憂。此書朱子晚年因事追論也。則此一事。而見子靜薄親忤兄佛諫違善。其過深矣。此子壽之所以爲降心從善。而子靜眞一告

子較然與或乃混合二陸。苟爲彌縫。惡乎可。

癸丑紹熙四年。朱子六十四歲。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朱子文集

朱子答趙然道書云。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論辯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

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識其僭。豈今乖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奚帚者哉。朱子文集

按朱子攻排陸學之言。出于象山沒後者甚多。但語中無明証者。今不盡載。詳具後編。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聵。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于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朱子文集

按閣記即下文稽古閣記。是年因蔡季通之請。爲象山

門人許中應作者。稱陸氏者。象山既沒。爲古人。方稱氏也。后凡稱陸氏者做此

編在初焉氷炭之首。顚倒欺人至此。可駭。嗚呼。大學首戒自欺。而篁墩務爲欺君子不欺暗室。而篁墩特著一書以欺天下。推此其平生心術可知矣。無怪乎主考鼇題。爲言路所劾。逮繫詔獄。而遂愧恨以死也。豈鬼神惡其積欺而降之罰與。愚也不得從言官後正其欺於朝廷。願從野史後。昭其欺於汗簡。則亦有不得已焉耳。弘治己未。程敏政主考會試。給事中華昴林廷玉劾其賣士。下獄問。黜舉子十餘人。罷敏政。未出京卒。

王陽明與門人書云。當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以解紛耳。然士大夫見之。乃徃徃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愚按陽明此書。自喜其謀工說巧。能惑一時士大夫矣。自矜其智術。又高於篁墩矣。蓋道一編猶竝取二家言語。比較異同。陽明編定論。則單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一語。篁墩蓋明以朱陸爲同。而陽明則變爲陽朱而陰陸耳。正如昔人以儒佛爲同。而象山則變爲陽儒而陰佛。意猶是也。嗚呼。蔀變至此。益深益妙。務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悟不覺悟以入於禪。視諸以儒佛朱陸爲同者。有比較牽合之迹。其蔀淺矣。噫蔀障重重。日新月盛。何時掃蕩。使不爲士大夫之惑耶。

九月朔。朱子作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有是理。然聖人之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辯

時作嘗朝鮮本時作當

而力行之者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于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爲已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于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建閣既成因予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云云朱子文集

按朱子早年學專求心而此記乃深譏求心之敝朱子之學早同於陸而晩異于陸莫明於此矣

按今天下學術議論兩途只爭個蔀與不蔀不察篁墩之蔀則朱陸晩年契合察其蔀而究其實則朱陸晩年氷炭昭然灼然矣不察象山之蔀則陸學爲孔爲孟察其蔀而究其實則陸學爲禪爲佛昭然灼然矣予奪懸殊好惡南北所爭只此耳嗚呼蔀障之患古今天下何事無之內而朝廷外而百司刑政之間何徃無之然彼特蔀於一事一時而象山篁墩則蔀障天下後世其禍不知何時而已朱子嘗謂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正以

年作方

一時之害輕而歷世之患重。區區是用究心此辯耳。

朱子答周南仲書云。熹頑鈍之學。晚年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于佛老。下者流于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朱子文集

此言尤深中象山師弟及近日篁墩陽明諸人之病。下者流於管商。指陳同父輩也。同父名亮。浙東永康人。時亦自豪其才。驅駕流輩。志于事功。號爲永康之學。朱子

常作掌

無歲字

亦常與之往復論難。無異於象山焉。嘗謂學者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事。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嗚呼。可見大賢自任之心矣。

庚申。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子卒。年七十一歲。朱子年譜

按朱子一生惓惓以訂釋經書辯明雜學爲已任。此二者正其上承孔孟。下開來學。有大功於世者也。自程篁墩造爲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視朱子平日所以辯排雜學者。皆爲覆護。自王陽明有朱子定論之作。而視朱子平日所釋經傳。皆爲蕪言。嗚呼。二氏何苦好誣朱子

耶。此編之作。天使余正二氏之誣。昭朱子之實。破禪陸之惑也。

或曰。吾子所論。固公是公非。鑿鑿皆實矣。然得無傷於訐直耶。傷于好辯好勝耶。曰。此誠建之憨癖也。建平生惡人爲欺。每讀史至小人欺君誤國。顛倒是非。誣害忠賢處。未嘗不爲之痛憤悼恨。扼腕太息。欲顯其寃而無從。讀道一編諸書亦然。是故著爲此辯。以顯考亭之寃。申儒釋之辯。明朱陸之實。以告天下後世。勿爲所欺。惟恐其辭有未盡。辯有未明。不自知其爲訐直爲好辯好勝也。

或曰。君子得位。則思死其官。不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其道也。非以爲直而加諸人也。嚴滄浪亦謂辯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胆而言。使其辭說沉著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謂二子之言知言君子固有以諒我矣。嗚呼。今天下皆尊信陸學。而吾獨排之。今士大夫罔不據信道一編。而吾獨辯之。以管窺而妄議道學。以公慝而僭論前輩。則區區固亦無所逃罪。故嘗慨然曰。知我者其惟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

乎。

官版藏本

學部通辯前編卷下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